

程梓浩《夜來風雨聲》

夜來風雨聲，總似是要勾起我對那個「地方」的回憶……

生活在香港這個萬家燈火的都市，探頭而看——繁榮昇平的景象游移於高聳穿雲商貿大樓之間。從簡樸漁村蛻變為璀璨的大都會，這樣看來，它是不怕風雨的，夜來之風雨，它亦不怕。即使如此，有時候，大都會中也還有一片不起眼、靜謐的角落，風雨交加的晚上，呼嘯之聲、淅瀝之聲便會在那個「地方」迴蕩著、迴蕩著……

從小便驚嘆小小的香港能夠滋潤出一片豐盛的藍天。但藍天下的我，卻只居住於一間斗室般的木屋——經歷夜來風雨聲的木屋。這似乎與時代難以牽上關係，又似乎難以置信，但這是鐵般的事實。

住在那小小的木屋也七年了，但它對我而言，卻不只是「木屋」那麼簡單。它主要由木和鐵板搭建而成的，外面四四方方，內裡則有一條牢牢頂在地上的樓梯。雖小如斗室，卻井然有序。地板鋪墊著膠板，我最愛懶洋洋地躺在地上，讓滲涼的感覺任意爬上我的肢節，甚至吻到骨子裡。天花是淡然的一片白，而牆紙則圍攏著整個房子並沿水平線延伸開去，貼服地抓緊木板，偶爾悄然翻起來。春天濕潤時，它又皺緊起來，露出原來的木色。它盛著花紋，似要神秘地幫木紋掩飾原本的身份，但這一切一切便湊合成我的家、我七年的木建之家。

很多人詫異為何我能夠活在這樣的環境裡；但，有何不可？我還是喜歡和享受的。

夏天裡，屋子尤為悶熱，只有一扇窗及另一個由鐵絲網勾成的窗，作用是斬除蚊的去路。我和妹妹最愛爭著踩在木檯上，手扶著木櫃的角，搖搖曳曳地探頭出去，日子就是這樣如

白驅過隙而逝去，橈上兩雙腿、兩個背影也漸漸拉長了……變大了。說起來趣事一大樁，苦事也不少，這些就是一點一滴、富立體感的回憶了。

夜來風雨聲，也就是讓我們一一住在木屋的人最爲擔心的。木屋分有兩層，而我睡覺的上層卻容納不了一個人站立的高度，所以一直只可躺著、坐著或跪著，我們也早慣了。記得那時候，要是下雨了，我們必定會很快知道的，因爲只要躺著睡時，便會偶然發現雨聲擊木的聲音敲入耳畔：雨聲灑落木屋頂時總是淅淅瀝瀝的、嘩啦嘩啦的不斷作響。要是細聽，更能猜度雨勢，發現它的音律、節奏和音階，時而輕若琴弦、時而動若擂鼓，交疊縈繞，跌宕紛繁，有如馬群急至、碎步、略顫、反覆；亦如浪濤無止，捲動、灑落、爭灘。不過若然擂鼓動蕩不止地踏步而便麻煩了。雨水偷偷地鑽進木縫裡，似乎在跟我們開玩笑般，在屋裡面看，雨水像是水墨般渲染了開去，我們唯有用

毛巾往縫裡推，那些冒水的位置便用鐵罐盛載  
著，這夜來風雨聲實是不好搞的。

風雨倒總愛黏在一起，倒總愛風雨齊來，  
颳風的日子又再考驗著我那弱小的木房子。我  
住的那兒有幾十伙人聚在一起，但是因為近海  
和空曠的關係，當夏天颳起颱風來，風勢更是  
強勁。從家中的窗看出去，總見到樹無奈地擺  
動著，有時候更像快要倒下般，一葉吹落之餘  
，又翔揚翻起，一片一片地亂捲一團，向四周  
亂竄，似乎根蒂也在搖動著、擺動著、震動著  
。風呼嘯掠過，疾風流動的聲音快要蓋住你的  
聽覺般，灰塵也飛翻滿天，就像是矇矓的一片  
，捲裂出另一個世界般。安在屋裡當然寧靜百  
倍，但仍然感受到低鳴響號的風聲在外邊游移  
踱步。偶然，風翻弄著、拉扯著鐵皮，不斷「  
隆隆」作響，似在申訴什麼般，一夜便是這樣  
渡過了，夜來風也不好搞。

夜來風雨聲、風吹著吹著、雨打著打著，

我也搬到公共屋邨住了。時到今日，風雨依然，但是住在磚泥石塊的樓宇中，生活在「鋼筋森林」裡再歷風雨，卻沒有任何感覺，我看到的只是每家每戶窗前的牛皮膠紙，我感嘆著，有時候，繁榮中似乎缺少了最簡單直接的感覺。

每逢風雨夜，我便懷念著那個「地方」，躺在地板、忙著收拾衣服、跑出跑入的生活依然嚮往，我仍然懷念木屋裏的「夜來風雨聲」。

夜來風雨聲，總似乎提醒著我什麼……是懷念嗎？